

温馨的守望

(代序)

张之路

六位教师作家的第一部(王小民为第二部)长篇小说组成了这套“蓝宝石丛书”。除了由衷的祝贺之外,我还有许多心里话要说。

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他们与曾经是教师的作家不同,他们至今还工作在教师的岗位上。他们要在保质保量地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之后,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写作。而像仝慧铭老师为代表的“紫禁杯”(北京市优秀班主任)奖的获得者还有时间写作,在许多人看来,这简直就是奇迹。此外,周围人的不理解,不支持,也让教师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心存不安和惶恐……作为曾经也是教师作家的我体验过这种不安和惶恐。

我常想,教师的工作之所以受人尊重,是因为他们的崇高和光荣。可是教师的工作对有些年轻人为什么缺乏吸引力呢?除了生活待遇相对微薄之外,还因为他们认为教师的工作缺乏个性和魅力。如果我们的教师都是千人一面,都是万众一声,对于渴望创造新生活、新领域的活跃的年轻人来讲,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在我们要求将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教师应该要求什么呢?

除了兢兢业业之外，教师的创造能力，对新领域的探求，对新知识的学习也应该是很重要的事情。对于教师本人来讲，这可以让他们保持永远的活力。对于学生来讲，生活在富于个性和创造力的新鲜空气里，对于他们人格的形成、知识结构的建造、思维方式的训练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好处。

这六部长篇小说就来自这样六位教师之手。丰富而鲜活的生活扑面而来。扎实的生活底蕴与对生活的思考，使我们看到一个异彩纷呈的当代校园的生活的立体画卷。而在这里最让读者感动的是来自这些作家对温馨的守望。

《自己的夏令营》的作者秦润华在写完草稿的时候由于本职工作的压力，突然病倒了。她的手不再能拿起笔，就连说话也十分困难……重病中的秦润华虽然是个很乐观的人，但是她也暗暗担心。因为她的草稿是用密密麻麻的、几乎只有她本人才能辨认的小字写在废弃的旧纸的背面——她还没有来得及整理它们……全慧铭老师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她将近20万字的草稿仔细辨认、整理，工整地抄在正规的白纸上。而我们的另一位教师作家黄喆生又将书稿清清爽爽地在电脑上打印出来……一种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美好情谊让我十分感动。这温馨似乎是当代社会人人都渴望的，但又似乎是要渐渐远离我们远去的精灵。因此，挽留它的人，守望它的人，甚至想一辈子为它献身的人就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这套书的主编尹世霖先生是著名的作家和诗人。他曾经是北京二中的教师。在他的心灵里似乎永远有着一

个魂牵梦绕的挥之不去的情结：对那些热爱文学创作的教师，他总想接近他们，帮助他们，拉着他们的手走进文学的殿堂。1990年，1991年，在北京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组织“中小学幼儿教师儿童文学作家班”的时候，他就是积极的倡导和组织者。他还兼任这两期作家班的班主任。我们面前的这套书的作家们几乎都是当时作家班的学员。为了出版这套书，尹世霖先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把大家组织在一起，请他们讲自己的构想，相互切磋；然后请来有成就的作家为这六位老师谈长篇小说的创作经验；等到写出提纲，又请人审看并与老师们商谈。直至写出书稿，又请人提出意见再修改……

想到这套书的策划、编辑和出版的历程，我的眼前就不由得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在一片绿色的原野上，尹世霖和另外六位作家老师手挽着手，肩并着肩，神采飞扬地向我们走来。他们的背景是花园锦簇的漫山遍野的孩子们……

做一个优秀的作家和当一个优秀的教师是一样的——单单有一颗爱心是不够的。他们应该把这温馨的守望分解和升华成让学生看得见、摸得着、感觉得到的艺术——这就是爱的艺术。它能让孩子们得到一种难于用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像空气和水一样在我们身边流淌的营养。他能让孩子们懂得什么是正义、高尚、友谊、美好。他们应该是润物无声的春雨和阳光。

这六本书正是努力这样做的，他们让孩子在喜闻乐见的、充满喜怒哀乐的校园故事中得到人生的启迪。作

家们没有刻意回避生活的复杂和矛盾，而是伸出双手迎接孩子们勇敢地迈进生活的大门。

孩子们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这六本书所涉及的校园生活也是非常令人惊喜的广泛和丰富。全慧铭老师的《绿草地金太阳》写的是体育运动学校孩子们的故事。王小民老师的《成长岁月》写的是职业中学中“影视班”学员的趣闻。代士晓老师的《贵族街的孩子》写了一群“大款”的孩子的悲欢离合。秦润华老师笔锋一转，她从一个住宅小区的视角，写了孩子们一次惊险的经历。黄喆生老师的《吹响欧巴》（双簧管）却把一个有音乐天赋的孩子和“高价生”这两个本来不能同日而语的身份放到一个少年的身上，从而碰撞出一场令人感慨万分的悲喜剧。唐国强老师的《京都四小天鹅》写的是少年宫的孩子，但他并没有只把笔触停留在刻苦训练、温馨和美好的层次上，而是让孩子明白人生面临着许多艰难的选择……

这是中国第一套全部由在教育第一线的具有教师和作家双重身份的作者写自己学生的书。我想，这些小说不但会受到学生们的欢迎，也会受到教师 and 广大读者的欢迎。

最后，我由衷地替我们的作家和读者感谢晨光出版社。感谢他们的热情、眼光和魄力。

1998年新学期之初

目 录

第一章.....	(1)
她是个小疯子.....	(1)
有一封恐吓信.....	(5)
“味儿”好可怜呀.....	(11)
吵架.....	(14)
出了盗窃案.....	(20)
第二章.....	(27)
“没关系,有我呢!”.....	(27)
返家路上.....	(33)
方凌初遇李桩.....	(43)
小偷落网了.....	(49)
庄捷失踪了.....	(56)
第三章.....	(63)
丁晓犯罪之谜.....	(63)
李桩路见不平.....	(74)
方爷爷仇将恩报.....	(78)
艾丽的龟.....	(83)
“味儿”学歌.....	(88)
第四章.....	(95)
庄捷家乱套了.....	(95)
“味儿”当了回小间谍.....	(101)

李桩要挨打，“味儿”来解围·····	(110)
地址不全的信·····	(114)
方凌出点子·····	(118)
第五章 ·····	(123)
方凌的苦恼·····	(123)
李桩拉杨洋入伙儿·····	(129)
李桩筹钱·····	(136)
李桩失踪了·····	(141)
李桩收了个小尾巴·····	(145)
第六章 ·····	(148)
饭馆挨宰·····	(148)
智斗劫匪·····	(154)
乌龟立了大功·····	(157)
白花一张床钱·····	(162)
陷入困境·····	(167)
第七章 ·····	(172)
路遇乡村小姑娘·····	(172)
事故层出不穷·····	(179)
李桩救人负伤·····	(182)
无奈的哭声·····	(185)
路遇好心人·····	(188)
第八章 ·····	(193)
小峪村遇迷宫·····	(193)
杨洋办好事·····	(198)
庄捷终于找到了·····	(203)
体会贫穷·····	(208)
踏上归途·····	(214)
后记·····	(220)

自己的夏令营

第一章

她是个小疯子

“啊——”李桩又打哈欠了，哈欠的收尾还有一声“哎哟”。

“这是什么毛病？”妈妈这句话，总跟在“哎哟”后边。现在妈妈没在这儿，家里只有李桩一个人。门锁着。

“就是不能让你出去！你在家给我好好看书！别补考又不及格！”妈妈天天临走都是这句，就像别人临走说“再见”、“拜拜”一样。

这门锁特可恶，那钥匙在外边一拧，嘿，里边就说什么也拧不开了。

“还是这种锁好。”这话，是爸爸妈妈说的，“让人放心！”

李桩可不说它好。不过，李桩也不说它坏。

李桩对它置之不理。它锁住不动，李桩照样能出去。他走的是阳台。

李桩家在二楼。虽说离地面不算太高，可真要是跳下去，也不敢说安全。

李桩不用跳，只是迈腿，翻过阳台就行，一迈就站在房顶上了。

你猜怎么着？一楼那家把比楼上阳台大出一倍的小院，变成了一间房。嘿，这可方便李桩了！

这秘密通路，爸爸妈妈目前还没有发现。希望他们永远也别发现。只要他们回来，进门时看见儿子在屋里头就行。

“啊——哎哟！”李桩抹抹额上的汗，又打了一个哈欠。

不行不行，又犯困了，一打开课本就犯困。人家说：“人不操心瞌睡多。”我李桩操心的事儿太少？对了对了，我该去医院了。

李桩“扑棱”一声从椅子上跳起来。

三下五除二，他就站到楼下的草地上。抬头看看自家阳台，他晃晃脑袋，一笑，心里头有着十二分得意：猴子，我就是猴子！

还别说，李桩长的还真有点儿猴里猴气的：瘦不叽叽，脸倍儿窄，脸蛋子往里噘，两眼溜圆贼亮，脑门儿上还有个V形发尖儿，整个儿一个“孙大圣”的模样！

李桩特骄傲，特自豪。小的时候，他就说自己是孙悟空，老想让别人叫他“孙悟空”，可别人不叫，别人总叫他“虾米”。

虾米？李桩又不弯腰又不弓背，哪一点儿像虾米？

这“虾米”，是由“瞎靡”演变的。

翻翻词典，没有“瞎靡”这个词儿，这词儿只在同学们的口头上有。

一件事没办好，办砸了，就咧着嘴，一摊手：“得，瞎磨了吧！”意思就是“白干了”、“白浪费时间浪费感情”、“白费劲儿”了。

李桩呀，总瞎磨。嗨，那些事呀，李桩都懒得提了。瞎磨了，他也不往心里去，只是自己一抻脖子，拖个长声：“得——又瞎一磨了。”

次数一多，同学们就管他叫“虾米”了。

李桩一蹦一蹦地直奔小区的铁门。一蹦一蹦，就是他着急时走的样子，像脚下安着一对儿小弹簧。

他着急，急着赶到医院。

刚走到四号楼，脚下的弹簧不弹了。他看见一个小姑娘，是个挺小挺小，大概还在上幼儿园的小姑娘。不过她可能没上幼儿园。幼儿园里的小孩儿可不会这么脏！

小姑娘在那儿转悠。

“嗨，你是找人吗？”李桩就爱管闲事儿。

小姑娘睨他一眼，没搭理他。

李桩走了过去，一脸热情：“你是找人还是找东西？我帮你找。”

小姑娘仍然不理他，这回连眼睛都不看他一下了。

“哎，你怎么不说话呀？”李桩心里嘀咕，“别是个小哑巴吧？”

这么想着，他又往前凑了两步。这时，他忽然闻到了一股味儿，臭不叽叽，还有点儿臊烘烘的。

“哇！”李桩忍不住叫了一声，抬手在鼻子底下扇了扇。

“啊——”小姑娘突然伸长脖子，尖叫起来。那声音又尖又响，拖得极长，她的两眼充满敌意，直直地瞪着李桩。

小姑娘的这副模样把李桩吓了一跳：“你，你干嘛呀？你叫什么呀？”

“啊——”小姑娘又叫了一声。

“哟！你，你……”李桩不知如何是好了。

“你招她干嘛？快躲开！”居委会季奶奶冲着李桩喊。她准是听见这叫声，从居委会办公室里赶出来的。

我招她？我是想帮她！李桩想说，可是没说，他知道说也没用。脑子里蹦出一句：“看，又瞎磨了不是！”

没及时抬腿撤退，小姑娘就发起了进攻，只见她一低脑袋，直朝着李桩的胸口就扎了过来，就像斗牛。

“噔”，还真撞得挺疼，这一撞让李桩“噔噔噔”，退了好几步。

“你疯啦？”李桩喊了起来。

“啊——”她一边叫着，一边又扎过来，好像那叫声是冲锋号。

妈呀！她别是个小疯子儿吧？

李桩撒腿就跑。

人家都逃跑了，你就算了吧？不，小姑娘还不依不饶，边喊叫着，边又追了过去。

幸好她的个头儿比李桩小了不少，腿儿也比李桩短一截儿，李桩兔子受惊般地，总算是逃脱了追击。

都到大街上了，都听不见那尖尖长长的叫声了，李桩还想跑呢！

妈哟，可别赖我把她惹疯的！嗨！真是，多管闲事多吃屁！

李桩在自己脑袋上拍了一下。一手汗，这才发现自己的头发全湿了。大热天，那么跑，能不出汗吗？

有一封恐吓信

“又瞌睡又瞌睡！”妈妈给了李桩一巴掌。打在了他的后脑勺上，一点儿也不疼。

“去，打瓶醋去！”

“噢。”李桩答应得别提有多脆生了。

打醋，这活儿是李桩此时最爱干的了。不是他爱这活儿，进小店小铺，买酱油买盐买醋，这是他最烦的事儿。大男生干老太太的活儿，成什么样子？可不干这活儿，他能出去溜达一圈儿吗？妈妈在家里守着，门不上锁他也出不去。这星期六、星期日真不是好日子，就像关监狱一样。

妈妈给了瓶子不给钱，“就在楼下小店里买。买完快回来，我还等着使呢！”妈妈说完，才把钱递给李桩。

楼下小店，那才有多远？那几步路够干嘛的？闷劲儿还没来得及散，就得打回头，就得进家了，真没劲！

可妈妈这么吩咐，李桩就得这么做。李桩不想惹妈妈生气。妈容易吗？从小到大，自己给妈妈爸爸惹的气，够多的了。唉，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怎么总也不让爸爸妈妈省心呢？都13岁了，还上小学五年级，光学校，就转了三次。因为搬进这小区转的这次不算，前两次，都是让

人家老师给轰回家的。老师对妈妈说，您这孩子，我们没法儿教！爸爸妈妈好说歹说怎么求都不行，只好给他另找学校转学。

谁说转学容易？才不容易呢！爸爸妈妈给人家赔了多少笑脸，说了多少好话呀！幸好那时校长还好说话，还有一副“不能耽误孩子”的好心肠；幸好那时校长们还没有“议价”意识；也幸好那时村里的农田被国家征用，爸爸妈妈都变成了“农转非”，进了小厂，可以拿“离厂近好照顾孩子吃饭”为理由。要是现在呀，转学，您不掏个千儿八百的，根本没戏！

李桩坏？嗯。李桩承认：我是个坏学生。

怎么坏？学习不好，淘气，不守纪律，爱打架，总招猫逗狗的……李桩能不打嗝巴地说出一大串儿。

爸爸妈妈也不说他好，一张嘴：这小子，淘，缺心眼儿，总给你惹事。你说我们怎么养出来这么个闹货，一点儿也不让人省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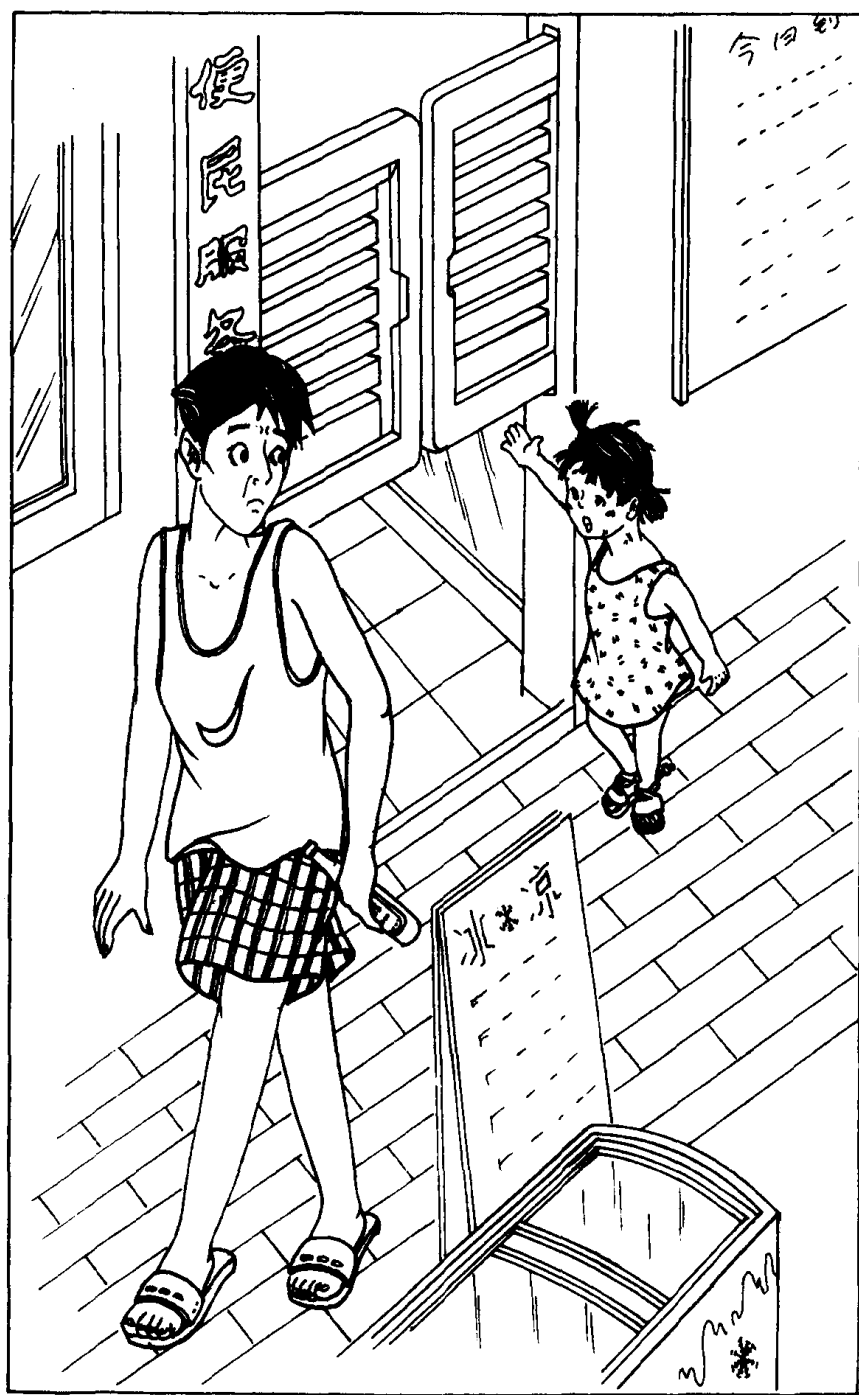
爸爸妈妈这么说时，李桩就在眼前，他一点儿都不反感。他觉得爸爸妈妈其实说得很对，也很有理。

他也在想，他们是够倒霉的，怎么摊上我这么个儿子。

“要不，我别给他们当儿子了。”这是他小时候想的。

他仍留在家给爸爸妈妈当儿子，是因为他又总听爸爸妈妈说：“你可别出事，没你，我们可怎么活呀！”他知道爸爸妈妈还想要他这个儿子。

大点了，他知道，自己应当改缺点，应当让爸爸妈妈省心，别给他们惹事。可是——不知怎么，他不想惹事，还



是总惹事，就是他好心好意的想做好事，结果还让人说不好，有时还会变成坏事。

买了醋，李桩刚走出小店的木门，就看见“小疯子儿”了。

她正站在居委会的窗根儿底下。

躲她远点儿吧！李桩就顺着这边的墙根儿走。

可是“小疯子儿”直冲他招手、使劲儿招，好像特想让他赶紧过去。

过去吗？别人招手，李桩可从来没有拒绝过。可是她——这“小疯子儿”可不好惹，还是算了吧，别理她了。

李桩还继续走。

“小疯子儿”不想放过他，朝他跑过来。

哎哟！她怎么跟我撞上了？快跑！

李桩刚想跑，一想：不对。我一个大男生，竟然怕一个小丫头片子！丢人不？

于是他就没跑，停住脚，站在那儿了。

“小疯子儿”跑过来，大声说：“嗨，告诉你，他们家有一封信，吓他们一跳！”她一脸兴奋。

噢，她不是哑巴。好像，也不疯。李桩放心了。

李桩对能吓人一跳的事，一向都十分有兴趣。他赶紧问：“什么信？谁家呀？”

“是吓唬人的信。是那家，那家。”小女孩儿——既然人家不疯，就不能叫人家“小疯子儿”了。小女孩儿的手，指向四号楼的三门。

“吓唬人的信？那，那是不是恐吓信？”李桩的精神头儿来了，汗都流到眼角了也顾不上擦。

小女孩点点头：“对对，是，是那个信。”她说着扭头，耸起肩，让肩头抹去额角的汗。

李桩也学她那样，用肩头抹汗，好像用手抹汗会影响嘴说话似的。他一边扭头蹭肩一边问：“写的什么呀？”刚问完，就想：“嗨，问她？她知道什么呀？”

可他错了，人家小女孩儿知道，而且知道得还倍儿清楚。

她挺着小胸脯，小嘴叭叭叭，一口气就把信给背出来了：“你们再那么坏，你们的儿子就没了。”

“嚯，你都背下来了？你看见那信了？”

女孩儿点点头：“嗯。”这会儿，她的一双细眼睛贼亮贼亮的。

“在哪儿看见的？我也看看！”李桩兴奋得两脚直动。自己身边，这个青林小区，还有这种事儿，真是太刺激了！

“嗯，嗯——”女孩儿眨巴眨巴眼：“我听他们说的，他们说的。”说着手朝着居委会那边一指。

噢，对了，她才多大？她就是看见信，也不认识字呀！她准是听窗根儿听来的。

李桩笑了笑：“喝，你这小丫头还挺精！”

小丫头儿咧嘴一笑。她一笑，还挺好看。她一定特别喜欢别人说她“精”。她现在一定挺高兴。因为她不等李桩问，就主动说：“告诉你吧，我叫小欣，叫林小欣。他们管我叫‘味儿’，他们说我有‘味儿’。”

对，她是有味儿，臭味儿。李桩看看她，那么脏，背心和小裤衩皱巴巴的，灰不叽叽，也说不清是什么色的。脸、脖子、手臂还有腿，也灰不溜秋的尽是黑道子，头发一条

一绺的，有的贴在头上，有的撅翘着，不定多长时间没洗了呢！大热天，成天在汗里泡着，不洗，能没味儿吗？

李桩想说：“你应当好好洗洗。”可这话应当跟她妈说。再说，李桩也顾不上说这个，他还有更重要的问题要问呢。

“你知道接恐吓信的是……”

“味儿”不想听他问，她想自己先问。她不等李桩说完就打断他，扬着脸问：“你叫什么？”可能她认为自己都把名字说了，连外号都说了，对方不说，太不公平。

“我叫李桩。”他不想兜出自己的外号，那太费时间，他急着问那个重要的问题：“是三门哪家收到恐吓信的，你知道吗？”

“知道呀，是一层的。”

“一层的？”李桩的眼珠子差点儿鼓了出来：“好像我们班庄捷就在那门一层！不行！我得问问去！”没说完就拔腿。

“问什么呀？”味儿追着问。

“我问是不是庄捷家。要是，我得帮着抓住那个写信的人！”

“干嘛？”“味儿”紧跑两步，一下子横在了李桩面前，细长的眼睛一挑，“你干嘛要抓写信的？”

“写信的是坏人。”他本来还想说，“这你都不懂？真笨！”可是没能说出口，因为他看见“味儿”的细眼睛一下子瞪起来。

“写信的，不是坏人！就不是坏人！他们才坏呢！”她还一脸愤愤不平，“他们坏，人家才给他们写信的！因为他们

坏，人家才气他们，才吓唬他们的！”

哎呀，这小孩儿，整个儿一个黑白不分！整个儿一个糊涂蛋！跟她说不清。不行不行，不跟她说了，我还得赶紧问接信的是不是庄捷家呢！

李桩急着走。

可他还没走出多远，就发生了更让他着急的事。

“味儿”好可怜呀

李桩从没见过这么凶的爸爸！

听见那声断喝时，他吓得浑身一激灵。

“回去！你，你又出来疯啦！”

声音好凶，好像在跟人干架。李桩忙扭头看。只见一个男人直奔自己冲来。他，他是谁？他冲我嚷呢？不会。那他冲谁？四下里一看，发现“味儿”站在那儿不动，头耷拉下来。

噢——是冲她嚷呢。这是她爸爸吧？李桩停住脚，看着。

脸通红带着醉相的大男人，直冲向瘦瘦小小的“味儿”，像轰轰作响的装甲车轧向一堆小草。他没轧过去，刚到跟前就停住了。刚一停住，“味儿”就倒了。他踹了她一脚！那么大劲儿，一下子就把她给踹倒了，倒地以后还往前出溜了一段儿。

“味儿”一定会咧嘴大哭，一定会疼得爬不起来！李桩想冲过去扶起她。

可是还没等他抬腿，“味儿”就“一骨碌”跳起来，拔腿